

高山秋茶香

平利 王仁菊

这几年,单位在老八山下属的正阳让河联村,每月都要去上一两回。见识了许多山珍,学得一些有趣方言,尝过不少高山绿茶,听了一肚子的掌故。跑得多了,久了,心里就有了情分,村子就成了自己的村子。逢人就夸个,说咱让河的啥啥多好多好!山珍野菜本就有个节令,倒还好,只高山绿茶喝惯了,口就刁了,慢慢就觉着低山茶差了一点意思,一口就能咂摸出味儿来。

让河属于大山深处的村落,位于化龙山脚天书峡景区最深处,因纵贯全村的让河而得名。让河的好山好水好茶好石头在县里都是有名的。河水清得可以照见鱼在水里呼吸。石头是光亮浑圆的麻骨石,小的指姆几儿大,大的能躺下三五个人。河把一条纵深二十余公里的大山分成两半,不偏不倚。村民沿河两岸散居,左右都是苍茫大山。山里没有田,人户周围是庄稼地或茶园,茶树从地头地角一头扎到林子深处。因而,让河常有林下采茶的说法,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林子深处山珍众多。寻常的野天麻、当归、党参、山菌、野菜遍山分布,珍贵的红豆杉、鸽子花数量可观,偶有幸运的采药人,还能意外采挖到七叶一枝花、头顶一颗珠这样的奇珍。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七叶一枝花,被赞为“神农四宝”,自古就有还阳草之称,说是神草也不为过。在早,茶也是百草。陆羽《茶经》里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与平利毗邻的神农架就是神农采集药草之地,传说他的药葫芦至今还留在这“华中屋脊”的绿色宝库中。

山里终年云雾缭绕。每日太阳不是从东方冉冉升起,而是白云雾深处拼命挣脱出来。村里的老人们喜欢晨起到河边洗脸,望水。他们望水其实是望天,从水面和鱼的泳姿中察看天气阴晴,日头大小,好安排家里的农事或茶事。在让河,农事和茶事一样要紧,或者说是一回事。村里家家都兴茶,都制茶,都喝茶,都爱茶。

我也爱茶。我也爱晨起去河边,沐着雾气与这些半农半茶的老人家聊天。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谱,摆起龙门阵来就像撬开了个天然宝库。我在村里听得了许多趣闻,还结识了几个忘年交:镇文书老吴、独臂子老黄、老顽童刘老师、茶老板王波。他们都是各自领域中的高人,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们通晓这一方山水的脾性,生灵的脾性,花草草的脾性。当然,各人也有侧重。若说共通点,那就是都爱这一方水土,都爱这一方人情,都爱这高山草木,都爱喝这高山绿茶,说话都有点云山雾罩。我常与他们讨教,心里都当老师敬着。

老吴是个“百家通儿”,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工作在山里。据他说,退休了还在山里养老。当地山上跑的,水里游的,空中飞的,开花的,结果的,有毒没毒的,就没他不认识的。文书工作是个万金油,经见多了,人就成了精,别说人的心思,鬼的心思都瞒不住他。老吴就高在泥浆子里打滚,心里净透。我们在村上开展工作遇到难处了,都找老吴,多难交涉的事,他都能三锤两梆子解决了,一个笑模样从头像不蔫儿。

刘老师年近古稀,跳脱的却像一猴。第一次遇见,就被他的柿子“绑住了嘴”。我和同事打树下过,刘老师爬上摘柿子,问是哪里客人,说是联村的,他就热情地从树上跳下来,分柿子请我们尝。说高山柿子下树就吃,甜,味道贼正。我们狠咬一口,涩得说不出话来。他在一旁哈哈大笑,顽童一样。刘老师在村里是个什么角儿,

我一直没抹抹痕。他豪爽好客,好玩玩笑。大口吃肉,大杯喝酒,粗门大嗓说话,却绣花一样盘酒盘茶,喝茶的盅子不到酒杯一半大。酒喝自酿的粮食或果木酒,一色儿加野蜂蜜,一斤蜂蜜兑三斤酒;茶,喝让河绿茶,专挑撿荒的老园子自采自制;好与人逗趣,闲了,天气好了房前屋后转悠,逮着谁,吃个捡便宜先运气。遇上我们这样的倒霉蛋,该着他乐。说他是乡贤吧,常在园子里糊得一身泥,还在后院挖了个猴儿洞似的酒窖,土坛子,磁罐子、玻璃缸子摆了一地。说起话来也常不着调。说他粗犷吧,又活得细法的不行!吃喝都讲究个说道。在村里威信还很高。混熟了,也受用了他不少好吃喝,特别是蜂蜜酒和绿茶。我有时半真半假地赞他是个神仙活法,他就得意,偶尔还假装斯文,当然,最多也就神个半盏茶的工夫。

让河两岸的许多山,我都是钻过的,但深林子没敢去。真正在山林里看到野物、野菜、野药材的时候少,对这些东西的了解,大多来自“独臂子老黄”。老黄少年时钻山受过伤,半只胳膊没了,村里人叫他“独臂子老黄”,他也这么自称。老黄有三样过硬本事,一是会哄老婆,二是善营销,三是喝茶讲究。把个日子过得滋滋,敞亮亮的。黄嫂子五十出头,仍能看出年轻时的利落清爽,见天被老黄蜜一样的酸话哄得眉开眼笑,家里地里都拾掇得妥妥帖帖。老黄的主业是采药,方圆百里的山山岭岭,沟沟岔岔在他心里都是活的。全村就数他采挖的野药材好,肚子大的故事多。因为常年进山,老黄不烟不酒,就爱好一口茶。老黄说,抽烟怕燃了林子,喝酒怕犯迷糊,茶静气又清神,是采药人的宝。老黄喝茶,只喝茶。说秋茶绵软平和,喝了不心焦上火,能解进山采药的苦乏,还说秋茶是茶君子。老黄说,茶君子多,却常语出惊人,我讨教何为茶君子?老黄说,采药人祖辈传下的,说人平和中正君子,秋茶的脾性和这差不多。

平利是个道地的茶乡,高山、低山都兴茶。高山茶是正宗的山山茶,低山茶分为山茶、台地茶和田坝茶。我喝茶许多年,却从未喝过秋茶。我的老家在低山,也产茶,但不采秋茶。自清明前采到夏至前后,便再不采摘。茶树经过三季培养,在春天拼命抽条发芽,非常发旺。约莫两个月的采摘,各家足够看到一年的用量,富余的馈赠亲友或零星售卖。因而,在我的印象里,茶,只春天采,或者说只春天的好,秋茶是上不得台面的。

对老黄的话心下始终存着疑惑,春上与村里的茶老板王波聊起,他盛赞老黄是个懂家子!让我等秋茶下山见真章。王波是回村兴茶的矿老板,说话行事仍像个耿直的农民。因自幼家贫,念不起书,十四岁就到外省下矿。穷的时候,在外面拼命,挣不下钱就不回家,最长的时候连着三年没回来,有点霸王不取过江东的意思。后来,靠着卖茶和心气儿,慢慢混成了小老板,挣下一份家业,在山西置了房产,成了家。日子好过了,眼界开阔了,回头再看穷乡亲,心里更不是个味儿!前些年村里不通大路,山里的东西拉到山外都是宝,可出不去,村里人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肩挑背驮的下力,日子还是穷得底儿掉。村里除了光棍汉子多,就是没娘的娃子多。

让河是全镇最大的茶村。其种茶历史无从考证,村里老辈自记事起,茶园就是个游乐场,房前屋后都生着茶树,许多老树比半辈子娃还壮实,光秃秃的老茶园就好几个。王波家就在一片老茶园中,自小就在茶园里玩耍,对茶园的感情和爹妈差不多。干部们正苦于老旧

茶园无人接手改造,听闻王波起了意,镇村领导都心热得不行!茶园改造前期,举步维艰,说是流汗、流血又流泪都不为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茶场还真就建成了,梳理了老茶园,盖了生产车间,请了制茶技师,还与许多村民签订了长期用工协议。念着一份旧情,茶场就以老村名命名,叫“松柏茶叶合作社”。

从矿老板到茶老板,人设转变是王波这辈子爬过得最陡的坡。季羨林大师说: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后来,有人补充说是茶和玉。玉这东西太稀有了,不是寻常百姓能摸得着的。茶就不一样了,精的,细的,大脚板子,好一口的都能沾沾。评茶论道,古已有之,爱茶之人,多是讲究一点说道的,挨着道了,那就没个深浅。用王波自己的话说,他是锤头大的字认不满一箩筐。他对茶的感觉是直觉,看一眼,就能知道好与不好。那是自小在茶园里沾着茶气和雾气熏出来的,是这些年喝过的茶留在心尖尖儿上的滋味,却是道不出来。啥茶让他看,就一个字“香”,或两个字“不香”,旁的就没有了。

我们每次去村委会路过王波茶场,他都极盛情,好茶好果子招待。时常遇到他与人推荐茶叶,憋得满脸通红。急了,端起杯子直请人尝,说:“你抿小口,再喝大口,慢慢咂摸,看香不香?”喝完人家说香,他就高兴,再问旁的,他就抓耳挠腮,让人看着心急。他醉了酒,就叹息少文化的苦楚。

今年春天,我抽空把让河绿茶的特点与好处,细细理成一段文字。从茶典记载入手,把让河茶历史悠久,高山云雾弥漫,得风露清虚之气;漫射光丰富,利于茶树呼吸吐纳,茶中氨基酸、叶绿素多;土壤肥沃通透,芽叶鲜嫩肥厚,色泽嫩绿显毫;高山多花木,茶吸花粉精华,茶香馥郁持久,滋味甘醇醇厚;温差大、温度低,茶树营养物质累积度高,病虫害少,天然健康等特点归纳出来,讲与他听,想着多少记下一些,或许能解他困窘。他磕巴半天也没捋顺溜,小脚老太太走模特步似的蹩脚。最后按自己的理解归纳为:让河雾大,水土茶香,老先人都爱喝。还不如一个“香”字有茶韵。

秋茶下山,王波让人捎了一点来尝。说今年早情重,叶芽粗糙,但味道还是香,明年会更好。看来我真是有点失望的,同春茶没得比。但口感确实绵香,回甘也久。第一次喝茶,我并不能确认是否算还好。怀着讨教的心思,同一位极懂茶的老师聊起秋茶。老师说春茶是茶面子,秋茶是茶里子。春茶上火,与春阳添火,人便上火,眼鼻嘴皆火爆。秋茶阴性,正宜秋藏,人喝秋茶气血不上冲,藏阳于肾,肾主水,静水深流,亦人脾,脾主土,如土地秋冬歇,人便舒坦了。秋茶是茶中君子,春茶是茶中贵人而已。老师的话自是不假,我心下慨然!遂请他品鉴松柏秋茶,老师是个性情中人,感念王波回村兴茶情义,欣然同意。

次日,老师回复说:“此秋茶条形较粗,茶色偏黯,不过茶汤碧澄,口味也干净利落,是茶中平民版,好喝实用。如兴茶的山里人,质朴而聪慧,条拙而津馥。”并嘱咐,作为村上产业,可拜请县茶叶专家就冬管,春夏秋茶采制、筒包设计到村指导,贴合茶质,简约朴素而不简陋。思及春上为让河茶搜罗的简介,心下汗颜,竟有些画蛇添足了。

前两日,我把老师的品鉴说与王波听,他很高兴。说,我就说高山秋茶香哩,你还不信!明年风调雨顺了,芽叶好,秋茶更香哩!

希望的田野作品小辑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安康也经历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广大农民过上了崭新生活。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安康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广袤田野必将焕发出新生机。本刊特推出“希望的田野”作品小辑,以讴歌我们的新时代,讴歌我们的新生活。

又到拐枣成熟季

旬阳 石晓红

小时候,我老家的屋后有两棵高大的拐枣树,到了秋季,拐枣树的枝条上长满了弯曲怪异的灰褐色果实,其形状和颜色像极了树枝,七弯八扭,样子十分独特,这便是我们旬阳的一大特产——拐枣。拐枣果实霜降前后成熟,没打过霜的拐枣是涩的,打过霜后吃起来更甜。每到秋冬之交,拐枣成熟的季节,空气里总是流动着拐枣的清甜味道,乡村的日子也变得生动起来。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孩子多,没有水果零食,拐枣无疑成了孩子们最解馋的美食了。每到初秋时节,我们便眼巴巴地盼望着拐枣的果实尽快成熟,终于等到霜降过后,我们便三五成群来到拐枣树下,捡拾从树上自然落下熟透了的拐枣,玩耍嬉闹声,在拐枣树下回荡。吃好玩足之后,我们便将拐枣捆成一捆一捆带回家去,等到想吃它的时候,就把那些坚硬干枯的小果籽一颗一颗地扯掉,再把那肥厚曲扭的果柄放在火里烤一下,塞进口中咀嚼,那种甜甜的滋味,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长大后,也曾见到和吃到很多种水果,然而都不能替代我心中那长相独特、形状怪异的拐枣。我对拐枣的这种特殊情感,是因为它伴随我度过了儿时那段难忘的岁月。后来,在乡镇工作,每次下乡途中,看到路旁的拐枣树,总会在树下驻足,抚摸树干,仰望树枝和果实,那一刻,就会不由得想起很久以前曾读到过的一篇描写拐枣树的文章,特别是描写拐枣成熟的过程令人记忆犹新:“拐枣树从春天发芽、开花,到深秋果实成熟,整个过程都在隐忍的期盼里。想要将那串串香甜的果实吃到嘴里,需要漫长而耐心的等待,必须经过年里第一场霜降之后,那些饱满的果实慢慢地,在风霜的欺凌下渐渐风干,渐渐在酷寒之中千锤百炼,渐渐将起初生涩的果实浓缩了精华,直至最终成为一串串醇香甘甜的美味。”不是吗?拐枣这种奇特的野果,发育生长实在是太慢,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至才成熟,因为历经过数载沧桑,褪去了青春的红颜,一路疙疙瘩瘩走来,直至枯干。细细想来,人生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

拐枣树聚天地之精华,哺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见证了历史变迁,阅历了沧海桑田,渐渐地,我对拐枣从单纯的喜爱到了更深层的认识。“拐枣,学名枳椇,俗称万寿果。是一种阳性树种,生长在比较向阳的山坡、山谷、沟边及路旁。拐枣分布比较广泛,很多南方地区都能看到,像我们旬阳就更为普遍。拐枣具有医用价值,可治疗多种疾病。拐枣的果梗,除鲜食外,可用作酿酒、制醋、制糖的原料,可作拐枣饮料等产品,颇受消费者青睐,拐枣适应性广,种植容易,管理方便,不仅有大有发展前途的树种,更是一种很有开发价值的野生果类资源。然而,现在有很多人对于拐枣的作用认识不足,还没有看到它的实用价值。但值得欣慰的是,拐枣作为当地的传统产业,旬阳依托资源优势,大力扶持宣传拐枣产业发展,全力打响“中国拐枣之乡”品牌,这样,让本来不大为外人所知的拐枣醋、拐枣酒、拐枣饮料等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的一条发展经济、振兴乡村的出路,让拐枣实现自身价值。

如今,在我们旬阳,到处都可以找到拐枣树的踪迹。初冬时节,农贸市场,经常会看到老百姓用篮子装着弯弯曲曲,像鸡爪子一样,褐色的拐枣在售卖。这时候我总会走上前去与卖主搭讪几句:“这是哪里生长的拐枣?多少钱一斤?家里有没有烧拐枣酒?”问过之后,总要买上几把,带回家慢慢品尝,那种醇香、甘甜,熟悉的味道,总会勾起我童年的回忆。岁月如梭,一晃近四十年过去,感叹那美好的童年和拐枣树下再也无法找回的最纯真的记忆。

最近下乡探亲长沙途中,我再次看到了那一棵棵挂满了果实的拐枣树,空气中飘散着拐枣的清甜味道,伫立树下,顺手扯过一枝即将成熟的拐枣,看着它弯曲的形态,不禁想起自己曲折的人生,尽管历经风霜雨雪,仍会幸福甘甜地活着。

秋意阑珊乌桕红

汉滨 陈祖金

时推月迁,秋意渐浓。雨势消减,南山的雾岚稍稍褪去,隐约间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正是观赏红叶的绝佳季节。而在我的印象里,深秋在安康观赏红叶,枫叶似乎不是主流,倒是黄栌和乌桕做了主角,安康的秋色让人惊艳,那其中的半壁江山都和它们有关。

十月的南北二山,草木之色与山水之色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令人不禁惊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相比黄栌,乌桕生长的海拔稍低一些,所以在安康更为常见,山野水畔,疏林江岸,有意无意间,总能偶遇一树树殷红的乌桕,如火如荼,热烈赤忱,映衬着粉墙碧瓦,小桥人家,煞是好看。

关于乌桕的得名,我倒是很少去考证,只记得《本草纲目》中记载其“以乌鸦喜食其子而得名”。或许在中国人的印象里乌鸦乃不祥之鸟,所以因乌鸦而得名乌桕树似乎很低调,几乎低调得不为人知,远不及枫树那般风光,说来也算是“灰乌及乌”吧。但在在我看来,乌桕的深秋之美实在不输丹枫!一来它适应性强,不拒南北,从西北到黄河以南,均可看见它的身影,何况它不似黄栌那般隐匿于山林;二来它色彩丰富,随着秋意渐深,乌桕树叶会变化为绿、黄、橙、红、紫等颜色,呈现出极为独特的

动态美,一树乌桕,就可以满足你对秋天色彩的所有想象。

单就观赏红叶而言,乌桕和丹枫也不相上下,而且时间更为持久,正所谓“遍山秋景数乌桕,微霜未落已先红。”《长物志》中也说乌桕“秋晚叶红可爱,较枫树耐久”。因为乌桕对生长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且红叶期较长,所以在安康秋天人们看到乌桕的几率明显高于枫树和槭树等。漫步江边水岸,乌桕很是普遍。所以我不禁在想,诗人张继的千古名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就可能是夜半黑暗,诗人错把乌桕当成了江枫。前几年我去苏州城外的寒山寺游玩时特意观察,发现寒山寺的周边并没有枫树,倒是看到一些乌桕树,映衬着庄严古寺,红黄相映,颇为壮观,所以我认为诗中伴着诗人入眠的很有可能是乌桕,而是乌桕,或许只因“乌桕渔火对愁眠”读来少了些许意境,诗人也就将错就错了。

和诗人张继半夜写诗看错乌桕相比,宋代诗人杨万里就在笔下给乌桕正了名。他在《秋山二首其一》中写道:“乌桕平生老染工,错将铁皂做猩红,小枫一夜偷天酒,却倩孤松掩醉容。”寥寥数言,就让一树乌桕点燃了

秋

秋萧瑟。最喜欢乌桕的当数词人辛弃疾,他曾亲手在门前种植乌桕,且写诗抒怀。他在《临江仙·手种门前乌桕树》写道:“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尺苍苍。田园只是旧耕桑,箫鼓子孙忙,七十五年无事客,不妨两鬓如霜。绿窗划地调红妆,更从今日醉,三万六千场。”豪迈之情,跃然纸上。诗人笔下满满都是对乌桕的喜爱之情,这其间有对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更多的是心头那未曾熄灭的赤诚。

我也想写乌桕,是源于小时候,老家的屋后就有一片乌桕树林。每到深秋,小伙伴们总喜欢把乌桕树心形的红叶摘下来贴在掌心,一边醉心于色彩,一边感受凉丝丝的感觉,别有一番意趣。等到初冬时,殷红的乌桕树叶开始冻得发紫,萧瑟的寒风吹过,五彩斑斓的叶子打着旋儿在风中飞舞,煞是惊悚。红叶落尽时,黑黢黢的乌桕果便挂满枝头,等到乌桕果子裂开,每个果子里会露出三颗包裹着一层蜡质的种子,可以用来制蜡,小时候我常常顾不得天儿冷,爬上乌桕树将种子采下来卖到供销社攒学费,有时候也会拿锤子将乌桕种子敲开,里面的果仁香香脆脆,是儿时最好吃的坚果,这或许也是我因感恩而喜欢上乌桕树的理由吧。也瞬间顿悟:因乌桕不详而得名,低调得不为人所知的乌桕树,却是自然最好的赠予。与人交往,又何尝不是如此?

此刻,窗外秋雨缠绵,想起乌桕的橙黄、火红、绛紫,就像一颗颗母亲望归游子的心,时时唤起我淡淡的乡愁。

来年的果实,橘柑在枝头摇曳

这是它们炫耀的季节。枇杷花把山上所有的蜜蜂和蝴蝶,都请去了

村书记张俊明口吐莲花
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喷灌
剪枝、防虫、物流和生产合作社
当大家知道这里的枇杷一公斤
卖到50元,皆吐出了舌头
午后,巴南山坡的风正在提速

脱贫户赵子智正在机耕,他站在太阳下
讲起过去的苦难,和今天的幸福
周围的表情也随之起落。
他说去年半亩枇杷
卖了6000元,今年又栽了5亩
6亩枇杷园,相信小学生都能算出收入

彼时,秋阳高悬。我仿佛看见园中那些
枇杷花,纷纷飞到了赵子智脸上

蜀河古镇远去的烟火

汉滨 明月清泉

汉江流进了历史
蜀河古镇与汉江一道

开花的誓言(组诗)

旬阳 姜华

秋走巴山

秋风正在搬运农时,秋阳还暖
这个季节走在大巴山乡村
漫山遍野,果实随手递来的清香
成熟而饱满。健康和幸福
在农人们脸上,红叶一样摇曳
方言里的生活,纯粹、质感、温暖

我也曾在这块土地上,耕耘过
岁月,多少年前记忆仿佛在一
夜变样。你看那些崭新的楼房
拓展了多少代农人的胸襟
和视线。还有那蛛网一样水泥路
笔直、宽敞,每一条都抵达梦想

还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还有
举孝为先,扶贫助残。视野里绿叶
红花,我笨拙的笔却无力呈现
这色彩斑斓的江山。唯有静静地行走
让那些乡村巨变的果实,石头一样
击打在我身上,一下,又一下

满堂书记的热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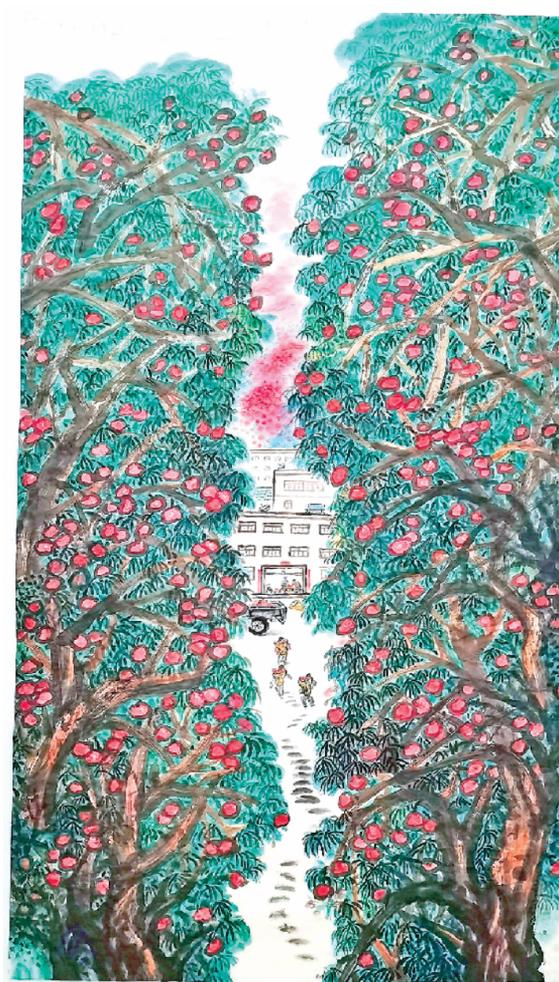
3年前,老刘从北京到村上上任第一书记
部领导下来,让李家台村的夜晚
集体失眠。这个秋天,当我
又一次走进村子,眼前的巨变
让人惊讶、不安。满堂书记一身灰土
让我想起了当年皇村的柳青

他就是一位农村大爷,甚至还要
土些。新时代、美丽乡村、新民风
扶贫攻坚、养猪养鸡、旅游村
种药、修路、引水、通电,这些
热词,从他的嘴里脱口而出
每粒汉字,都像石头砸在地上

老刘给我们展开一幅画。公路
旅游、药材,村上5年规划
10年规划,如数家珍。头顶阳光雨
热乎乎洒在青龙山上,落在
我们头上。一行人如同伙下刚出锅的
甜杆酒,一个个都醉了

在两岔河枇杷园

秋天,园里那些枇杷树举着手
欢迎我们。在两岔河村4组,500亩
连片果园里,桃杏在悄悄孕育



丰收

宋安平作